

楚寶

楚寶卷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湘鄉洪業嘉較訂

名將

鬬廉

鬬廉字射師楚大夫也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

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四十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官名即屈瑕）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不敢、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左氏傳曰、楚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正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明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鄧國考

按鄧曼姓侯爵今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即春秋鄧國地也蓋楚伐申過鄧是時楚都在今荊州申在今信陽楚出荊州抵信陽其道必經襄陽以是言之鄧爲襄陽地無疑矣況鄾爲鄧南鄙今鄾在棗陽去鄧不遠則鄧亦襄陽也若河南鄧州或亦鄧國地因以鄧爲名耳

巴子考

巴姬姓子爵地在巴郡即今重慶府府城東即巴

江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又有渝水有海棠溪皆賓人所居銳氣喜舞漢高祖詔樂府習之世稱巴渝舞是也

隨絞州考

隨姬姓侯爵在漢之東今隨州是也在隋唐爲漢東鄙其地因山爲鄙巖石隘險道路交錯自棗陽至厲山九十九岡皆智謀之士多談漢東險阻如兵家詭伏奇計又言有括囊之勢易入而難出絞在隨國之南州在南鄙華容縣東

蓼在今鳳陽壽州蓼與英六皆皐陶之後又云英
卽蓼也臧文仲聞六與蓼爲楚所滅曰皐陶庭堅
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聖榍按高秘
書有言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
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孽況凡人能無
咎乎嗟乎爲刑官者亦當惻然于此矣

樂伯

樂伯楚大夫晉楚戰于邲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楚賛

有辟若子也

聖楷曰吳越春秋稱黃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于楚之荊山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按大易黃帝始作弧矢而弧父乃以其射著是射法又始于楚也如樂伯之射麋麗龜熊渠子之飲金沒羽養由基之穿楊貫札皆絕倫一時夫豈無所自哉射法始于楚人多不知

養由基

養由基字養叔。爲楚宮厩尹。共王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共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謂詰朝死藝之命。爲國故。子必

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三十一年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周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者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聖楷曰使養叔而奉斯言可以爲大將

淮南子曰楚廷有神白猨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猨擁樹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

按莊王當作共王尸子射蜻蛉亦作莊王非

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先之也　聖楷按以石爲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

邈而不知有熊渠子養由基王元美先輩中號博雅者亦詆王充論衡誤以熊渠子爲養由基蓋充所據者呂氏耳但充謂養由基射晉侯中目則誠可笑以此見記問之學亦非易也

景陽

景陽楚頃襄王將也燕惠七年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

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將軍景陽救之。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淮南子曰顏冢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

聖按曰史記稱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

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是時急邯鄲之難者趙有毛先生奉銅盤歃血傳舍子李同以三千人赴敵公孫龍夜駕勸平原勿請封魏則有夷門監刎頸以送公子如姬盜晉鄙兵符朱亥袖四十斤鐵椎許多奇人奇事又得楚將如景陽者與春申君並驅湊合卒却秦軍存趙祀功垂名立稱絕千古天下士固不易識也

佽飛

佽飛者楚人也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佽飛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得活楚王聞之仕之執圭

水經注曰江水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洲下楊子洲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荊佽飛濟此遇兩

蛟蜥之白後罕有所患矣按楊子洲在華容縣東北三十里有荆次飛廟

偷客

楚有善爲偷者聞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乃往見曰聞君好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子發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

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隨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隨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聖揩日偷客即刺客也其術本飛天夜叉其人多傑異之流如左傳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唐紅線女子皆是此術又若韓魏公駐兵延安忽中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遂褰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其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

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入曰某不忍願得諫
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
有守陴卒報城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時在
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益行之則沮國威
令受其帶是賊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
非某所及張魏公浚在秀州議討苗劉一夕夜坐
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
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
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

執其手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肯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得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乃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月明之下其去如飛翌日公斬死因徇衆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

按此二客畧同二公處之亦各有善處

李通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邨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幷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

衆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
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
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
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
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
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
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
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
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

大援亾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
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
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郡
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
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
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
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
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死時年四十二
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

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擕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
丞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
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爲奉義中郞將緒平虜
中郞將以寵異焉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馬謖

馬謖字幼常、馬良之弟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臨

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

曰雖共誅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

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鶴林玉露曰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

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罰勢曰傾罰才曰少而
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入八
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于
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
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非也
聖揩曰按王平傳街亭之役平爲馬謖先鋒謖舍
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及大敗
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
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

將士而還。丞相亮以此特見崇顯。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由此觀之，善用兵者，固不在多識字修談說也。謖之違衆洎用，皆由言過其實，好勝者鮮有不敗，可不戒哉。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肜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肜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

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爲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
河間王顒、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
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
爲顒所擒、顒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對曰、
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顒壯之、
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
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荆州討之、刺史劉
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
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

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時流人鄧定據漢中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又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

罷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偕喬道邈衆討運不赴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劒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

悲泣違近傷惜之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聖楷曰張光謨信晉逸再失漢中不爲無罪也然其忠勇固自足取長岐之戰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及光爲梁州時弘已死

矣。使弘而在。南服之威。相爲應援。安得復失漢中

哉。孤城力盡。乃除登仙。可爲歎息。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灄口、伺與同輩郴寶。布典、合、衆、討之、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灄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

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荆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何、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何、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何。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何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何。惟。以。力。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何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何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

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聱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為督護討聱聱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聱去伺乃遣勁勇要聱弟斬之潛軍襲聱聱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聱將閻晉鄭進皆

死戰、伺衆人多傷、乃還營、聲東來、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用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廙與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云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不聽、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還、裁至壘、

即爲曾等所圍時侃故將鄭攀黨馮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謂督忽禁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突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鋋摘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摘賊賊逐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

徐不能復與卿作賊否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飢
山胙王庾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飢山下軍士數驚
與云賊欲至伺驚劍而卒因甕飢山
聖楷曰朱伺固勇忍之將哉然不遇陶荊州其功
名亦無由立也汚口之敗卒能力戰以免陶公于
難士感卹已豈不信然若夫預料杜曾逆命不殺
馬儁妻拏悽慨去就太興諸將未易及矣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白衣隨王玄謨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謨甚奇之、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祭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譙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功、太明末、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偽將陳慶領舸於[illegible][illegible]、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

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
赭圻南賊屯龍尾相持久不決與世建議曰賊據上
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
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
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
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
陽同逆為劉勔所攻南賊遣龐孟虯來助琰劉勔
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與世救之沈攸之
曰孟虯蟻寇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

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珍與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勔分賊士七千配與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也其夜四更値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

口過誰尾賊覺乃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聚而上興世夕任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艑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衛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矣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

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

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

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

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

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

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顗安

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

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

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

軍援按與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
口擊之與仲玉相値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頴營惡寡
其資實賊衆大敗劉胡棄軍遁走頴亦奔散與世率
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還左軍將軍封作唐縣侯
食邑千戶泰豫元年爲雍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順
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與世居臨沔水沔水自
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與世初生
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與世爲
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云與世臧撤而後行與世子

欣泰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沈約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趨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旂垂組豈徒然哉

宗慤

宗慤字元幹、世居江陵、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慤○殺○泰○綺、

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請行
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隨交州刺史檀和
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
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爲數道偃旗
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
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師
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
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
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攻破雍州蠻

及南新羆蠻羣蠻由是畏服、孝武即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菹粟飲、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

宋紀曰宗愨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

之權稱重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張欣泰

張欣泰字義亨宋左衛將軍興世之子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父興世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家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蚤經款遇及即位以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

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勅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承明八年出為鎭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既無名。負。誠可恥。彼凶

彼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懼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諸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署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收領河東內史下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闕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聞解明帝即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安陵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

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書責之虜旣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姱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虜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疋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

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隨郡軍事、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廢東昏、不克、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張融傳曰、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與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與

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與世卒融著高屐賓士成擯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時融爲竟陵王長史欣時卒得免死云

鄧元起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仕齊、累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乃表元起

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
之士樂爲用命者萬餘人義師起蕭穎冑與書招之
元起乃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
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
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
即日治嚴上道率衆與武帝會於夏口齊和帝即位
武帝命元起進據南堂西渚以逼郢中與元年七月
郢城降遷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
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圍

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始之官初義師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是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義兵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

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齊退率富民上軍
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
時益州兵亂既久地廢耕農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
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
開城納附元起送季連于建康武帝論平蜀勳復元
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
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元濟並厚
待之任以州事黔婁峻潔元濟善謀相須為善政又
元起尅季連時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性能飲

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焉元翃舅子
梁玠孫杜極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于元翃曰
城中稱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翃由此疏黔婁元
濟政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養詔許之徵爲
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翃頗營還裝糧
儲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翃
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翃麾下
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
上疑焉元翃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

所、量、也、使讓淵蕭曰、元、起、爲、汝、報、儺、汝、爲、儺、報、儺、淵蕭懿之子懿爲昏所殺故云東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蕭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羣楷曰初、劉季連爲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劉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

益州臨蹕豈辨遠邇迎俟道琛請先使撿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賫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請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竸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聚兵拒元起收朱道琛殺之由此以觀季連之阻兵朱道琛激變之也及元起治益州用庾黔婁蔣元濟政聲頗著又以梁矜孫之誘跡斥二人卒死淵藻之手甚

矣○小○人○之○言○興○戎○敗○德○不○可○不○愼○也○且、李、膺、以、濟、
令○而、猝、辦、軍、資、三、萬、斛○羅、研、以、故、吏○而、詣、闕、訟、寃○
皆○奇○士○也○而、元、翘、俱、罷、不、用○可、勝、歎、哉○併附錄于

後

南史曰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辦、元翘平蜀、辟爲主
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
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齊苟兒之役、臨汝侯猷
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
寔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

有八九束縛之使句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有五母之雞一母之家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卒官蜀士以文達者惟研與同郡李膺膺字公儀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

益州記三卷行于世

杜崱

杜崱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晉孝武僑立雍州於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寶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立軍功、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寶命第三子巖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將至、巖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巖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

位至西荆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會嶷改塑父祖帝勅圖藝者惡爲之遂年而嶷卒崱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元帝與之有舊密邀之崱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縋於元帝元帝以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王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横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崱從嶺後横截之景乃大敗崱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

刺史嚴超達于秦郡王僧辯令前赴援陳武帝亦自
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于士林武帝令彊弩射元建
衆却前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人元
建遁時元帝執王琳于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于長
沙反元帝徵前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
敗之後納等降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于硤口旋
鎮遘疾卒詔曰前京兆舊姓元覬苗裔家傳學業世
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寬開清靜
奄致殞喪惻愴予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諡

曰武、

聖、揩曰史稱杜前、識、機、變、之、理、知、而、背、之、妄、加、以、身、履、典、軍。頻、殄、冠、逆。卒、爲、中、興、功、臣。誠、然、哉。寄、考杜、氏之先、功名甚、永、自疑、見、忌於元、帝、遂、凶、圖、其慕、而、子、孫、亦、漸、凋、喪、埋、餘。青、烏、之、說。信、有、徵、乎。抑人。誅。戒。有。未。至。也。其、後、惟、龜、驗、勇、可、與、疑、匹、然、既爲、王、僧、辯、之、儔。陳、霸、先、決、無、留、龜、之、事。龜、何、不、智而、求、降、耶。故、古。今。名。將。未。有。不。智。而。能。勇。者。余、因疑、前、而、深、惜、夫、龜。後。之。爲。將。者。可。以。思。去。就。矣。

張彪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少亡命、在、若、耶、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爲防閤、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耶、義。舉。征、子仙不捷、仍、免、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

稜重取刀刺虓、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
虓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虓左右韓武入視、虓。
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虓、不、
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喜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遷。之。甚。
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
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
剡令王懷之不從、虓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
辯、見、害、虓、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
虓乃遣沈泰、吳寶眞、還州助岐保城、虓後至、泰、等、反、

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奔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奔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

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封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封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封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黄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

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黄著又俯伏冢間號呼不肯離揚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揚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揚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耶興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夫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皦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刑

矣關門爲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特寄西川人

聖楷曰張彪蹤迹甚奇然奇不在起兵取富貴奇在一受僧辯之知遂始終以爲梁而死眞烈丈夫也其妻與犬又能出此二奇以助之千古生色論者謂記傳所陳輒以復加此異信然哉